

目 录

第一章 苦难人生 :支撑起一片文学的天空

——多领域结出文学硕果的张雅文

- 一 与苦难结缘 :永不言败的赤诚歌者/2
- 二 与生命拔河 :一往情深的文学玩命者/6

第二章 以笔为旗 :爱国主义理想与赤子情怀

——《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韩晟昊形象分析

- 一 韩晟昊形象的审美内涵/13
- 二 张雅文的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34

第三章 以笔为琴 :对女性、爱情和人生 命运的深度思考

——《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的一种读解

- 一 女主人：“男人河”里的山杏/40
- 二 男人河：没有桥也没有彼岸/48
- 三 自我宣泄：对女性处境的深层揭示/53
- 四 女性主义与女性关怀/61

第四章 箫心剑态：张雅文的 创作个性与崇高美的生成

- 一 命运多舛的人生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刚健苍凉的悲壮色彩/71
- 二 敏感多思的个性气质，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忧患而智慧的理性之光/75
- 三 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构筑了她的作品崇高美的风骨/82
- 四 凝重执着的美学追求，使她的作品流淌着昂扬不屈的精神血脉/92
- 五 外倾心态的情感喷射，使她的作品洋溢着汪洋恣肆大气磅礴的审美气息/96

第五章 以生命作抵押：张雅文的 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

- 一 东北地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漂泊心态的历史、文化渊源——张雅文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的

目 录

- 逻辑起点/100
- 二 终极关怀——追求自由、冒险、侠义的自由人格
——张雅文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的人性阐释/105
- 三 女性的期待与呐喊——女性参与文化——女性主义
理想的当代文化精神/118
- 四 以生命作抵押：张雅文文化性格与人文精神的
成因及其文学表现/132

附录

- 趟过文学长河的女人
——张雅文访谈录/144
- 张雅文作品目录/165

后记

总 序

冯毓云 罗振亚

相对于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来说,龙江地处偏塞。它因开发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并且其写作命运时常遭受来自文学内外因素的重重遮蔽。但黑土生命力的奔突,黑土地精灵们的顽韧探寻,仍使龙江文学留下了一道不绝如缕的历史风景线。

抛却流布久远的《秃尾巴老李》、《伊玛堪》(赫哲族)、《摩苏昆》(鄂伦春族)等民间文学不计,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龙江文学也曾经历过艺术繁荣的季节。远在清代就有杨泰师等的渤海诗歌与吴兆骞为首的流人诗歌零星崛起。至20世纪30年代,龙江文学进一步萌动。抗联诗篇所承载的战斗豪情与献身精神强悍铿锵,气贯长虹;“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骆宾基和沦陷区作家金剑啸、陈隄、关沫南,用悲愤的笔调抒发亡国之痛及黑土地蕴藏的抗争之声,凄切而刚劲。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守成期里,周立波、曲波、乌·白辛等作家的汇入带来了短暂的兴盛,《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赫

哲人的婚礼》分别以宏阔的史诗气魄、神秘的传奇色泽与鲜活的民族风味吸引了众多青睐的目光。1958年,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同时更拓展了黑土地的精神文化区域,林予、王忠瑜、刘畅园、王书怀和郑加真、范国栋、林子、陆伟然汇聚的本土或南方作家,以浓郁的乡土气息、高扬的北方品格与乐观向上的诗意闪烁,支撑起最为绚烂壮观的文学时代。

新时期以来,龙江文学愈发作家辈出,众星璀璨,呈现出喧腾热闹的繁荣态势。其最显在的标志是形成了百花竞开、争奇斗艳的创作格局。远有关沫南、鲁琪、丛深、梁南、满锐、谢树等笔耕在先,中有王毅、张抗抗、贾宏图、林子、蒋巍、刘畅园、杨宝琛紧随其后,近有阿成、庞壮国、杨利民、王立纯、李琦、张雅文、马合省、梁国伟等中坚坚持,后有张曙光、迟子建、王鸿达、潘洗尘、张爱玲、王瑛等“新生代”崛起,短短20年间几代同堂,和平共处,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文坛强壮的创作阵营。这种繁荣还表现为龙江文学在这一时段的影响光束,已超越龙江天地而辐射向全国乃至世界。那轰动一时的“黑龙江现象”令人颇为感奋,先是“北大荒的小说新疆诗”的美誉,继而“北部戏剧”火爆京城,再则“黑土诗派”冲击全国;尤其是一些作家、诗人的名字频频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或在优秀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上榜上有名,或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一举夺魁,或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统领风骚,使偏远的文学省份改变了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龙江文学繁荣最有力的证明是其包容着这样一层内涵:80年代中期后,它伴随着地域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强化,伴随着文坛审美品格由沉郁哀婉向旷达雄健转换的庄严而痛苦的裂变,以开放执着的探

索姿态使自己伟岸的美学山峰浮出水面。即有意识地挖掘龙江民族群落深潜的文化意识心理结构,自觉地凸现出优卓的审美范型。

成熟期的龙江文学具备以下几种优质要素。

一是实现了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统一。经过长期摸索,龙江作家已寻找到恰切的理论支点。他们确信沈从文的湘西魂,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周涛、杨牧的西部鸣唱等走向地域的尝试,是其立足于世的前提,抵达辉煌的最佳途径。那种抛开地域文化背景,希冀通过中国世界景观观照征服读者的意念只是一种浅薄的幻想;但是决不能把“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作为惟一取向,窒息多元视角。所以他们在走进地域的同时又注意走出地域,根植于黑土地又超越黑土地,从而达到了地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综合。如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阿成的《胡天胡地风骚》、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李琦的北大荒女人系列诗,都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传达缤纷的人生故事与心灵的多元意绪,地方风味浓郁。但是当代意识的烛照与作家主体的投注,使它们去掉了“北大荒”中与原始、野性、蛮荒连在一起的“荒”味儿,摆脱了思古幽情抒发与简单无为透视的民间文学泥淖,不再是仅仅为北方画像的民俗演绎、事象罗列,而折射着黑土地历史嬗变流程中所表现出的绵绵悠长的东方智慧、生命情调,贴切地凸现了北方热情坦诚粗犷的灵魂,或灌注了强劲的创业精神,或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或兼具地域色调与人性深度。

二是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同于南方人的浪漫灵

动,北方人多质朴实际,严酷冷峻又神秘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心中不时有幻想闪回,但其视角多倾向于具体质感的此岸世界空间,执着人生,关注现实。梁南的“苦恋”情结,张抗抗《爱的权利》、《隐形伴侣》凸现的“问题”,贾宏图对切合时代脉音的现实“风景”撷取,王立纯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无不体现着这一趋势。这种主题思维取向的方式,决定了龙江文学艺术范型上更近传统,不论是孙少山的煤矿视域,还是杨宝琛的荒蛮背景上的创业者颂歌,抑或是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杏儿的命运展示,都以“故事”取胜,事态的铺展都仍然隶属于逻辑性架构;尽管它们在立体感的强化、心理的纵深挖掘与情节的波澜运作上各有侧重,姚黄魏紫。然而移民文化结构又使龙江文学不那样循规蹈矩,更多开放气度,这与蜂拥而入的西方艺术潮流遇合,给文本空间吹送进一股现代化的审美信风。如张抗抗《情爱画廊》的意识流跳转,迟子建《雾月牛栏》对潜意识的神秘世界的感觉化深拓,阿成《与魂同行》的荒诞想象行旅中的形而上叩问以及梁南、李琦的系列私人化象征,都以陌生化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俗常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嫁接,增加了文本的审美蕴涵与艺术魅力。

三是促成了以阳刚为主的复合整体风格与个人多元化探索的交响。龙江地貌以白山黑水、林海雪野为主要构架,是伟力与柔美、静穆与热烈驳杂交织的世界,既雄壮冷峻也不乏娇丽与柔婉。这种自然地貌和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情感反馈,令龙江文坛鼓荡着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雄风,充满一种饱蕴着阳刚之气的“力之美”。北疆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北方人特殊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冰天雪地和野味十足的大森林大草原铸

就了人的骁勇,偏远闭塞的地域使他们承继了祖先的豪爽肝胆和热情品格。如梁南诗歌的抒情主体、杨利民《黑色的玫瑰》中的黑燕、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等的心态都一如龙江的森林原野般宽阔,重义轻利,刚毅果敢;连女性也一改传统的柔弱,带着男儿的粗豪和血气。至于作品的结构大都刀刻斧削,大开大阖,语言则掷地有声,硬朗浑然,奔放通畅,极具力度和弹性。但是因为自然在龙江已对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与恐惧,龙江文坛发展了人与自然独立又统一关系结构中的统一一端,形成了接近传统的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自然观,所以它在向阳刚的整体风格凝聚的同时,又有容纳多元风格的胸襟,有洪钟大吕也有风花雪月,释放出李琦、林子、刘畅园等淡泊空灵、美丽清新的秀气;并且因为一个艺术群落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于是龙江文学就成为众声合奏,在整体风格的统摄下又呈现出斑斓的个人化景观。如张抗抗恪守女性立场进行跨题材写作,阿成致力于地域与人生关联点的寻找,李琦始终坚持纯洁纯粹的理想,梁南昭示苦难又悲壮的情怀,杨宝琛以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夺人,迟子建靠描写的细腻空灵取胜,贾宏图气度恢弘,触角敏锐,杨利民接通了幽默感与思考质……龙江文学正是凭借这种以阳刚为主的复合美学风格,凭借这种与黑土地深沉而凝重灵魂相契合的审美力学,同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几分天下,获得了走向成功的立身之本。

如果把龙江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版图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扮演着举足轻重、不可小视的角色。它通过一方水土民俗风情的展示,扩大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疆土,丰富了中

华文学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出了读者多样化的期待视野。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价值,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处在形式主义、唯技巧论甚嚣尘上的文化转型期,它立足现实坚守良知又实行艺术开放、追求深沉遐思与智慧飞升又饱含人生担待的稳健艺术风度,是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制约与抗衡,是一处不无启迪意义的“风景”存在;当人文精神沦丧、低靡婉约弥漫为文坛流行色的时节,它以阳刚风格的标举与撩拨,曾同西部文学一道使文坛雄性勃发、尽得风流,产生过力的强烈震撼;龙江文学的自觉努力,冲刷了贻害文学的脂粉气与小家子气,避免了浮躁玄虚,使自己正在携着“东北虎”的神威深入人心;另外它的地方口语俗语的运用,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

当然,龙江文学尚无大西北文学那样声势浩大,也没有陕军东征的所向披靡;甚至在它行进的方阵中,还没有产生像萧红似的能标志一种特别文学方位的当代“大手笔”。并且它的分子因处偏僻省份而倔强而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政治敏感度的低弱,丰瞻学养的短匮,也限制了他们的创新锐气,难以企及生命本体与博大宇宙空间究明人类本质。这些都是龙江文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北方独标一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少传统重负的北方人又多行动之力开拓精神,所以只要作家们不断强化理论素质,回归文学本体,正视贫瘠现实,培养开放气度,走出过分追求地域性对文坛走势淡漠的误区,凭着他们扎根黑土的热情,凭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凭着他们的戮力同心,龙江文学完全有可能像龙江在华夏地图上的位置一样成为“鸡头”,或者说产生“北军南下”效应,拥有一个令人企羡的荣光

未来。

按理说,龙江的评论工作者有必要也有义务站在龙江创作的前面,总结其是非优劣,指点其成败得失,透过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个案”视角,捕捉其包容的创作普遍性问题。可是,面对龙江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前途,龙江评坛却没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人干脆就认为研究它学术性不够而不屑一顾。仅有的一些评论文章、论文集多为平面零散的现象式描述,远未系统深入地揭示出龙江文学的实质内涵。为打破龙江评坛的寂寞,为总结龙江文学在新时期辉煌崛起的经验,为进一步繁荣龙江文学为其明确方向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更为确立龙江文学在全国文坛的位置,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我们从大量活跃的龙江作家群体中,择取了 11 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集束式的深透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

从这套丛书可以看出,论者们的作家研究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传统研究模式,遵循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原则,起用了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众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论者们从每个对象的独特精神个性出发,切入其精神活动的深层规律;在简笔勾勒其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心理结构、精神人格、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其作品的审美意蕴、艺术品格、特殊贡献与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质,摒弃了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有侧重;因此每本书在理论阐释与审美判断甚至语言操作上形态迥异。论者们在具体撰写中做到了尊重文本,实事求是。既不以通行的理论模式套用作家的创作实践,发大而无当的宏论,也未

仅仅局限于作品作喋喋不休的纠缠,规避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而是努力沟通个案细读与文坛的普泛理论话题,如谈到孙少山的晚近创作窘境时涉及了知识者写作问题,李琦研究把她的诗放在女性诗、黑土诗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作出了恰切的价值定位,张雅文的评论引出了电影与小说的关系探究,张抗抗的言说则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无疑强化了学术价值的含量。论者们做到了回归文本,从实际出发,不看作家表白了什么,而挖掘作品表现了什么,轻人情,重学术,不溢美也不讳恶,不“捧杀”也不“棒杀”,保持了靠话语力量言说、科学正义的学术风骨。

或许有人会说,文学史家唐□在世时尚且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龙江还未定型的发展中作家更不适合以专著的规模与形式进行研究。我以为这是一种思想误区。事实上,一部文学史的最终问世必须经过几代人一点一滴的逐步积累,从这一向度上说龙江文学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就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论者们研究是在没有多少成果可以借鉴的境况下进行的,仅仅是这种艰难的学术探险精神就值得肯定。因为属于“拓荒”的尝试,疏漏与谬误自然在所难免,我们渴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2001年6月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第一章

苦难人生 :支撑起 一片文学的天空

——多领域结出文学硕果的张雅文

几年前,一部长达 44 集的电视连续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早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立即在全国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轰动。这是继《渴望》之后又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精品。说来也真令人惊叹,在我国文化市场长期处于疲软和低迷的背景下,这部电视剧能迅速走红,实属不易。无疑给这落寂的文坛带来了一抹生机和希望。

也许更多的人熟悉《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的剧作,而对于原著和编剧可能是陌生的。其实原著和编剧者早于 80 年代初就已饮誉文坛。她的长篇小说《绿川英子》、报告文学《呐喊: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一座山……》、《走过伤心地——不是为了一座村和一个人》等已成为文坛上一道壮丽的人文景观。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作家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百篇,约三百万言。她无论是在小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还

是在影视剧领域里都有佳作问世，精品迭出，这不能不令人惊奇。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位在东北广袤的黑土上土生土长的作家，却是迄今中国女作家里，第一位运动员出身，第一位自费到国外采访，第一位写出长达四十余集的电视连续剧的作家。这“三个第一”只是客观存在，还不能说明她的文学成就和内在精魂。而她最令人感动、最令人难以忘怀、给我们教益和启迪最深的是，她仅受过小学五年半的正式教育。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小学文化的女作家，竟有如此非凡的杰出创造，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思绪如潮……她，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张雅文。面对这样一个作家，面对她如此丰富的创造文本，我们惟有走进，走进她那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和艺术空间，才能真正读懂她的灵魂、她的精神和她那自强不息的文化人格……

一 与苦难结缘： 永不言败的赤诚歌者

1944年冬天，张雅文出生于辽宁开原的一个山沟里。童年的苦难使她养成了自强不息的品格。她就是带着苦难所锻造的这种坚强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踏上她人生的征途的。

张雅文十岁时，因家乡贫瘠的原因，她的父亲不得不带着全家背井离乡，投奔远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亲戚家。

第一章 苦难人生：支撑起一片文学的天空

在佳木斯城里，父亲还是无法养活全家七口人，当雅文小小年纪的姐姐们很快陆续参加工作后，父母又带着雅文到小兴安岭的南岔村谋生。

南岔村离镇上的小学有十二里路，由于路途的阻隔加之农家愚昧封闭的观念，全村只有雅文一人上学，这除了她父母的开通外，更主要的还是小雅文求知的强烈欲望。

十二里路，其中八里是山路，中间还隔着一道河，十岁的雅文每天要往返二十四里。夏天，酷热难当，林区的天气变幻无常，雨说下就下，路总是泥水遍布。她总是穿一双鞋带一双鞋，一双是趟泥水的，一双是到学校后换上穿的。为了消除赶路的寂寞也为了驱赶时时袭来的恐怖感，她常常边走边用草编织小辫，编了一条又一条。尽管每天路途空无一人，只有她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匆匆赶路，她好幻想的天性又使她变换一种方式出现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她每天早晨都在经过的小河里放上鱼钩，晚上回来时拿起鱼钩看看有没有鱼上钩。在上小学的几年里，每年夏天天天如此，而每天也没有鱼上钩，但她没有失望，总是期待着，她想总有鱼上钩的一天。这种执著或许正预示了她日后锲而不舍、义无反顾的追求。

冬天，她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踏着尺把厚的积雪，常常一到家，手脚冻得麻木得无法动弹。那几年，张雅文在上学的路上，狗熊、野猪、狼都见到过。有一回，两颗大牙支在外面的大“猪”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居然用棍把它打跑了。回家后，当她讲给妈妈听时，妈妈吓得直害怕，告诉她，那就是凶猛的野猪。

有一次，放学后，刚走几里地，就见不远处一只狗熊喘着

粗气正看着她，吓得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不知道该往哪跑。就这样僵持着足有十多分钟，狗熊不知为什么看了她一会竟然向别处走去。

多少年以后，当张雅文回忆起这两件“死到临头”的往事时，感慨地说：“这到底是上帝的保佑，还是野兽也有恻隐之心，它们不忍心伤害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姑娘？”

在南岔村生活的三年，尽管上学的路那样远，尽管没有一个同伴，也尽管遇到过那样多的艰险，甚至连性命都差点丢掉，但是，张雅文却没有缺过一天课。谁能计算出三年中她走了多少路，穿破了多少双鞋？支撑着少年张雅文的是对知识的渴求，是对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未来的一种朦胧的期冀。正是这种毅力和她天生的聪颖，张雅文年年考第一，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同学最喜欢的伙伴。

这样的—个学生，凭着她坚忍的毅力，谁都会相信她将来会干出一番事业的；但是很难说她日后会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因为直到临结束小学五年来学习的最后日子，张雅文才偶然从同学处看到一本《少年文艺》。读完后，她惊奇“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好的书！”这是她一生所受正式教育也是十四岁以前，看到的惟一—本课外书！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成了在文学园地里耕耘的作家。

人的一生其实有许多偶然。命运常常受着各种因素的摆布，纵使你有这样那样的理想，谁又能真正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呢？如果张雅文还和父母继续生活在小兴安岭的南岔村，她今天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是在她十四岁那年，她的生活航向又有了一次转折，父母带着她又回到阔别已久的佳木

斯。

还是一个偶然的机 会，一个同学带张雅文到体育场去玩。在运动场里，她见到各种项目的运动员正在训练，那些矫健的身影，漂亮的运动衣，紧张热烈的气氛都撞击着她那少女的心灵。从这天起，张雅文决心要当运动员。从此以后也就改变了她未来的命运。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练长跑、学滑冰，不合脚的冰鞋把脚磨出了一个又一个血泡，仍咬着牙天天坚持。终于在小学六年级时获得了全市少年组女子速滑冠军，不久被送入市代表队，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从此，她的体育生涯便在无数次摔打和磨炼中开始了。谁都知道：体育运动员不仅要有健壮的体魄，还要有不怕吃苦的劲头和勇夺第一的勇气。这样，她无论在比赛场还是在训练场都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战胜困苦战胜对手而力拔头筹。经过几年的艰苦训练和风风火火的冰上拼杀，她战功卓著，成了一名国家一级运动员。正当他带着洁白的冠军梦在冰坛上纵横驰骋的时候，不幸却接踵而至。那是她到运动队的第一年，在一次训练中，冰刀插进冰缝摔伤造成骨折。当骨折痊愈，投入训练不久，她又得了斑疹伤寒。在病床上她躺了两个多月，满头秀发全部脱落，记忆力几乎丧失，死神又一次向她招手。

当时斑疹伤寒是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张雅文凭着她顽强的生命力，在医院全力救治下，终于闯了过来，渐渐恢复了健康。但经过骨折和这场大病，她已元气大伤，不得不带着没有拿到世界冠军的遗憾退役了。

二十岁那年，她转业到银行，当上了一名职员，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间，她把她的工作干得红红火火，连年被评为优秀职员。有人说：“张雅文有一种拼劲，无论干什么都干得相当出色。”的确，正是她的这种对事业的爱、对生命的爱，使她在人生的旅途中，逐步接近阳光，逐步走向辉煌。

她也曾有过悲哀，也曾有过徘徊，那就是在那场红色的风暴中她和众多学子们一样被剥夺了考大学的资格，以致她现在想起来心中还是酸酸的。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气馁过，她不甘心自己就那样默默地走完人生，她要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内，不虚度半刻光阴，因为作为运动员出身心理素质极好的她，心中生出的勇气足以战胜尘世的风浪。她开始自学，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张雅文以惊人的毅力，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从初一到高三的全部中学课程。这给她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 与生命拔河： 一往情深的文学玩命者

张雅文走上文学之旅，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萌生的。有一天，曾经和她共同有过冰上运动生涯的爱人周贺玉说：“等以后，要把咱们当运动员时的那种刻苦训练的场面和为国争光的那种劲头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句话如同一个火花，将她的心豁然点亮。“何必等到以后，现在就开始！”于是，